

左傳輯釋

六

伊¹²

209

6



門伊12
號209
卷6



左傳輯釋卷七

日南安井衡著

僖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

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

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傳夏六月

會主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

泉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

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

言公會又皆稱人衡案此當據傳為斷王子虎稱人猶沒公不書皆罪卿會公侯耳非

魯侯諱盟天子大夫也然不當會而與之會會者亦有罪故傳特舉卿罪而沒公不書與王子虎稱人之義自明故不復釋之也雒諸本作洛案雍州之浸作洛豫州之川作雒自古截然不紊自典引漢火德忌水改洛為雒之說出後儒多以洛為正字漢若忌水當亦改漢字作某字可謂妄矣今訂正 秋大

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

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夏公會于虎脊狐偃宋公孫

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

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

者秦小子憇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正義公孫固序

在齊上者蓋為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齊召南云案國子高

子乃齊之命大夫世為上卿傳十二年管仲之言可證不得云非上卿也此會宋序齊上或是王子

虎以國之列爵為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

序故齊次宋耳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

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

夫諱公與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

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秋大雨雹為災也冬

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

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

聽或通鳥獸之情正義周禮夷隸掌與獸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

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

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顧炎武云列子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

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

君中外積德云瑕雖立踰年而不稱爵者以成公在

外故不成其為君也正與鄭子儀同衛案衛州吁

篡立踰年時衛別無君亦不稱君然則以惡立者衛

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

年衛案衛侯之歸魯雖為請王與晉侯衛侯懼元咺

不敢歸及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乃敢歸蓋周

治既殺元咺等使人告之故從國逆也晉人秦人圍鄭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

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

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而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

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

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
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廛曰苟
 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
 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
 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廛辭卿見周欵死而懼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
晉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
 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

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
 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
 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
 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
 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衡案陪
倍錢大昕云从自為正今從足鄰之厚君之薄也
利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
 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

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

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

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

封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正義不闕秦焉取之

惠棟云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刻云不闕秦焉取之正義案沈文何云不闕秦更何

處取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宋本云由不闕秦焉取之亦誤衡案

正義標起止亦無若字將字石經旁增皆妄人所為惠說是也闕秦以利晉唯君

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

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

人之力而敝之不仁衡案敝敗也失其所與不知以亂

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

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

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衡案

晉有河外在鄭西北故杜解東為晉東界然其都在河東自晉往鄭當濟河而西故昭十八年鄭火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鄭石甲父侯宣多逆此東蓋謂鄭東界杜注未是鄭石甲父侯宣多逆

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

穆公所以立父主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

形鹽昌歠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釋文歠在感反正義齊有郚歠魯有公甫歠其音為觸說文云歠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歠之音

相傳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為同為異、顧炎武云、
 歎字誤、玉篇作歎、但敢反、菖蒲菹也、王引之云、廣
 韻入聲一屋、歎、說文本部才六切、歎、歎也、才六之音
 轉、為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歎、從龍聲、而音才感
 切、猶歎、從壺聲、而音徐鹽、切、龍、壺皆以去為聲也、
 若從蜀聲之字、徧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
 其當從龍、不當從蜀也、特以歎字或省作歎、電字
 隸書作電、與蜀相似、以故轉寫者誤作歎、史記倉
 公傳、肝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腎氣有時、間濁
 心、脈濁、四濁字、徐廣並云、一作電、可知、電與蜀字
 常相亂也、歎、為歎之誤、歎、為歎之省、依字、正當作
 歎、段氏說文注曰、歎、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為菹、
 其氣觸鼻、故名昌歎、正義云、此昌歎之音、相傳為
 在感反、段氏乃欲改為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
 名昌歎、我未、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
 之前聞也、
 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
 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

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

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

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

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

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

之辭、正義、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

岱也，衡案，舜典云：望于山川，則鄭康成以望為祭山川之名，是也。但以魯境不及於河，遂據禹貢，易公羊之河，以淮恐未是。海岱及淮，雖在徐州，魯境亦不及。淮海諸侯祭在其封內者，不言祭在其州內者，則淮之不可祭，與河同耳。竊謂濟亦四瀆之一，在齊魯之間，其經魯地者，謂之魯濟。論語云：先王以顓臾為東蒙之主，其山於魯境為大，則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所謂三望，蓋岱濟東蒙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其子成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王念孫云：共字義不可曉，當是

先字之誤，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衡案：共音恭，霸主召之，先諸侯而至，恭也。國語作先，左氏作共，字異而意同，不必破共為先矣。

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

時而下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下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漫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鄆何事，言杞鄆夏後

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

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

使命為和同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

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

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

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

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

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眾心陸祭云雍絳相去

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

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以理斷衡案陸云偃以他

術知之是也其言左氏好采異說則失之左氏據

實記事耳豈如陋儒拘理諱奇以加減其言哉後

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

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矣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衡案勤勞也無所與上

所為悖心有畔悖長上之心也林堯叟以滅滑為

悖心之事然滅滑之謀出於孟明此傳云師知所

為謂士卒知其謀則滅滑非悖心所為蓋士卒知

襲鄭故無悖心唯士卒知之故弦高亦知以搞師

即傳所云鄭必知之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

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

世亦有聞于規知北虜南侵者何獨怪左氏哉

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公惠

棟云唐石經初刻作孟公後改子衡案百里視字孟明左氏例以子配字哀十一年傳有子曰就命焉謂冉有十五年傳季子曰公使謂之曰爾何是公孫也謂季路作子是也

知中壽正義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八十歲爾墓之木拱矣合手

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在弘農澠池縣西穀有

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

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穀

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

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

高道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王引之云必死是間

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

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嶽巖吾將尸爾焉穀深傳略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

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之岸必於北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秦師遂東為

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

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

倚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

邑縣南有箕城邾缺稱人者未為卿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衡案文公元年

食之乙巳在癸亥前七十九日故杜以為十一月十一

二日且公如齊朝但弔有狄師而已不當淹留至三

月之久蓋轉寫誤一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

為二耳杜注是也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

所以為災顧炎武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

者也解曰霜當微而不能殺草非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二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曹而下王

城之北門曹堯整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

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

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

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

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

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

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

米菜薪衡案周禮地官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注疏材草木有實者又曰以稍聚待賓客注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行則也不言共菜杜蓋以菜包二物然非古義也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

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

待秦師高誘云厲利其兵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

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

羊豕衡案資讀為粢同音假借粢稻餅也脯籩實粢豆實生肉曰餼牽未殺者謂牛羊豕皆俎

實也此謂饗燕之物故下文云取其麋鹿以間敝邑杜訓資為糧非為吾子之將行

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原圃

具圃皆圃名山井鼎云宋本圃作圃阮元云考文所謂宋本即此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

從圃盧文弼鍾山札記云宋時本具圃今本作具圃引初學記水經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並作具圃

是也衡案阮云此本謂十行本足利學所藏宋本列於紹熙乃注疏合刻祖本阮所校十行本則慶

元本明嘉靖中經翻刻者彼未嘗觀足利本而強同之妄矣今從足利本吾子取其麋

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今

敝邑得間暇若何猶如何熒陽中牟縣西有圃田

澤衡案此段杜注未悉傳意蓋言今鄭餼牽既竭矣是以不能饋吾子今束載我以為吾子以此

故將行也然鄭有原圃吾子自取其麋鹿以供殺膳亦足以燕食矣不必行也反言以促其行杞

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

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迎

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敬審當於事陸祭云逸周書曰敬疾也

此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

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

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

也奉與也陸祭云奉承也猶言獻也衡案奉手承而持之也凡贈物貴人必奉之故又訓

獻因引伸為贈與之義天貴於我不當言天獻我故杜訓與陸駁之未達杜意耳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爨枝

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

忘秦施顧炎武云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先軫曰秦不哀

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

禮加己施不足顧顧炎武云滑國者晉之同姓吾聞之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

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

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衡案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厭而

奉主車注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服下

文穆公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是古者軍敗以喪禮

自居時襄公居喪素服嫌於軍敗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

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遂墨以葬文嬴請二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

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二帥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衡案孟明

子視曰彼實構吾一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
 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
 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
 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軫
 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誓首
 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釁囚繫也殺人以血塗
 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

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王念

孫云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不替孟明曰孤之罪也白帖五十九出一書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誤衡案王云不替孟明左氏記事之詞是也云明下脫曰字則未是此無曰字者蒙上鄉師而哭曰之曰省文選注白帖不并引鄉師而哭曰若不補曰字語意不可通故以意增之非左傳舊本有曰字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

以陵小國，狄伐管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曰：季，晉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正義：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文釋

殺音試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或如字。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祇敬也。詩

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

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

言可取其善節，正義：毛詩義疏云：葑，蔓菁，幽州人

長有毛，三月中蒸煮為茹，或謂之芥也。菲似菑，莖麤，葉厚而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自冀，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

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

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昏臣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

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朝且弔有

狄師也及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

就所安不終于路寢衛案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重宦官宮妾或託遺命以立其所愛國家之亂從

此始矣故聖人制此禮以防未然其慮深矣今公

忘社稷之重以就安於小寢故經晉陳鄭伐許討

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

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

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鄭

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

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

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

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

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

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紆我紆緩也老師費

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

紆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

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

止王立己故譖之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

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

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

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篇倒錯作

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劉敞

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以下乃當為句杜讀

緩以上為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

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

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

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為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

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乎衡案緩字下屬為

句是也杜以文元年二月癸亥日食推之乙巳在

癸亥七十九日之前不得在十二月二月日食通

歷者皆以為入食限則月誤不在二月而在十二

月又文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則時既

除喪矣以此二者推之杜以十二月為誤洵是也

但諸侯五月而葬傳既明言之故此不復論專論

作主之法而杜以緩字上屬為句失之又案文元

年四月葬僖公而此言葬僖公者為緩作主之節

也蓋於禮君薨明月當作主魯君臣有意於躋僖

公而議未決至二年二月始作之散於此言緩作

主則卒哭而不耐特祀於主者亦

無所施皆非禮也故於此言之耳

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

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耐之於祖尸柩已遠孝

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

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

大夫陸祭云父母之喪哭無時既奠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存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也大抵欲以成

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

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

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陸祭云劉

哭而禘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

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

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今傳言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者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

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於寢而於廟合祭也

然與禮異矣今案劉說得之蓋傳為作主故生此

論其曰烝嘗禘於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注不明此

義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

屬是左氏之言既違禮文而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

也其謂常祀不以喪廢又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

則先儒辨之矣萬斯大云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禘

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

抑又甚焉近梨洲先生荅吾弟李野曰謂禘後反

主于寢總緣誤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于主似乎

主不在廟因有禘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

烝嘗禘于廟者為新主乎為祖廟乎為新主新主

在寢不當言于廟為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

于此蓋禘者虞後作主禘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

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

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

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也新死者左氏言

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荅不惟

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衡案杜注固失而三

家者亦未為得今詳考傳文次第明晰絕無可疑

矣然後言烝嘗禘於廟是三年服畢始合祭新主

於廟也上言特祀者明烝嘗禘之為合祭也禘與

烝嘗並言乃時祭非大禘也必并言烝嘗禘者喪

始言於廟則先此特祀不於廟不於廟則必於寢
先儒既附反主於寢之說亦未嘗誤且新主與祖
王同居一廟褻黷已甚豈先王制禮之意哉既附
後主反于寢似與喪禮每加以遠相悖然主者神
事之雖喪未除不純乎喪
禮無始妨其反于寢也

左傳輯釋卷七終

彥根

澀谷啓子發
成瀨篁伯功

校字

左傳輯釋卷八

日南 安井衡 著

文公

名興、僖公子、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
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
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
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
公七月而葬緩衡案喪紀不數閏月杜云七月天王
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
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

命亦其比也。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衛人伐晉，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衡案：春秋魯史不當書魯人，亦不可泛稱我，徒書會某侯，沒會者不書，嫌於魯侯會之，無辭以稱之，故直書卿名，而貶冬，意自見。內稱公，卒稱薨，乃臣尊君之義，與此自別。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弒其君頹，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宣四年。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陸案：下，謂頤頤，豐大也。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

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
顧炎武云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
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
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
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
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
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又
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
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
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
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齊召南云律歷志曰
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閉也月
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
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按此解舉正於中甚精
衡案節者氣之首也故云履端於始始謂月初正
者氣之正也舉以為其月之中歸餘於終顧說是
也但歷法約三十二月置閏後閏閏後二年八月當
置閏而移至歲末則後於歷法四月次閏閏後三
年四月當置閏而進置二年歲末則早於歷法亦

四月次閏置於閏後三年歲末正合三十二月置
一閏之法然則古歷八年三閏復歸正數比今法
反覺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
簡便

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
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夏
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

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衡案此傳自為文與下文
王使云云為節故不言我
君非錯簡也餘詳於僖公三十三年

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晉文公之季年諸侯
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懸訾及匡孔達
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

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微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中井積德云以其謀陳為合於古秋道耳未論及陳謀之是非成敗也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

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顧炎武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嬖多將來

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

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

行不義衡案忍安不仁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

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

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衡案察覆審也從之江芊怒

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王引之云呼即吁字說文吁驚

也、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是呼吁古字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為虛德之聲亦誤、惠棟云、管子曰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皆謂之役、夫、衡案、吁呼聲形義俱近、故吁或作呼、呼或作吁、釋文舉異文耳、未必相通也、呼即嗚呼、江芋怒甚、其聲急、**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陳樹華故單言呼耳、**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云、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是、然江芋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王引之云、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子職乎、列女傳節義傳載此事、曰、大子知之、欲廢之、**告潘崇曰、信矣、潘崇也、遂興師圍王宮、亦其一證也**、**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弑君、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大子官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

蓋取此官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暝、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諡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正義、以其為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居之官室也、衡案、古者謂貨財為室、三分公室之類、皆是也、**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竝聘、王之云、竝之言、普也、徧也、竝、普徧、一聲之轉、**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

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殺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衛案毛傳謂大風所行言大風所行毀壞衆物以聽言則對喻貪人見善謀善政必敗壞之類善也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荅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

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

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

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丁丑作僖公主主者般人以柏

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正義公羊傳云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萬斯大云據公羊有虞主有練主此作練

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而于葬僖公下即言緩作主

之非當即是祔主祔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

也衡案閔弟早薨無子僖兄在位三十三年又有功魯

人為作頌復有子文公嗣位故欲躋僖公於閔公之

上而僖嘗臣閔是以議久不決及夏父弗忌故鬼小

新鬼大之言出其議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為

始決故緩作主耳

左傳卷八

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

晉都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熒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萬斯大云所謂躋者位次

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祖禘昭穆以明躋之失非真謂閔昭僖穆閔祖禘禘也先儒援為人後者為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禘閔嗚呼亦知儀禮此言為支子之子為後于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為子也即如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有父哉且閔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昏豈有為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為其後乎故兄終弟及者必同昭穆斷斷無疑第因其為弟而遂以長君躋之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也其不可也必矣兄弟既同昭穆矣將同廟乎異廟乎曰同堂而異室可也然則隱桓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下宮災何以不言隱毀廟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宮尚存必親盡毀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一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官僖宮而不及隱閔也衡案周人甚重昭穆故大宗無後者必擇支子孫行者為後其有子若孫者適子早沒不立子而立孫為祭其昭穆也及周衰有兄終弟及者於是先儒疑有昭而為穆穆而為昭者然諸侯五廟五世親盡則毀廟祧主若以兄弟為父子改其昭穆惠公為僖公會祖其

親未盡而傳公之時其主既祧於人心安乎必不然矣兄弟既同昭穆矣而又異廟則文公之時有六親廟與大祖俱七廟非禮也夫兄終弟及本非周制然當時實有其事則不能無其禮兄弟同廟雖亦非禮不若嚴然立七廟之尤甚故擇其輕者而為之禮窮則變此亦亡乎禮者之禮君子未必深非之反覆考之萬同堂異室之說為得之然則為後者為之子非乎曰兄弟同出乎一父與支子後大宗者殊故昭穆當從其本親若其喪服亦必斬衰三年若支子入繼國統則專從為之子之禮為其父母齊衰期絕其旁親此先王之制禮之意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大

子時已行昏禮衡案納采禮輕故據納幣言之耳

傳二年春秦子萌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卻縠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衡案戈有胡亦可以斬焉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衡案禽萊駒也古者無勇而羅無勇糜之是也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

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正義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衡案鄭說是也則猶而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

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己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息其

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

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晉人

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

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

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衡案經書魯侯如晉之日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

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衡案厭讀如畏壓適晉不

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

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

人伐晉士穀士蔦子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

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正義成二年傳稱魯

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

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

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顧炎武云此即上文所謂

敵晉夫人而知之而陳侯使之伐晉則秋八月丁

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

父子嘗為臣位應在閔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

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

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太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

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

所見衡案明見明白見之也鬼神無形特祀其靈似不宜分大小而夏父弗忌則明白見新鬼

大故鬼小矣宗伯掌鬼神之事故以此言欺眾耳若閔弟僖兄閔少僖長眾人所見皆同安得言吾

哉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

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

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

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陸祭云詩小宛人之齊聖鄭箋以齊為中正下十八

年傳齊聖廣淵杜注亦云齊中也衡案小宛傳齊訓正義申之為中正則齊雖可訓中當以正為本

義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

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正義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

先也故言不先不窋衡案國語周語祭公謀父諫

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

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

狄之間世后稷謂自棄至不窋之父皆為后稷周

本紀述彼文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

不窋至文王十五王則自棄至不窋亦十餘世夏

之衰蓋指孔甲之時但其間世次不明故祭公以

世字總之而史遷亦唯書其官蓋其慎也韋昭以

不窋為棄子夏衰為大康之時諺甚杜亦襲其誤耳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

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正義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是以魯頌曰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

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

左傳車采 卷八

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

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

得故願致問於姊妹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

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

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

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己欲立而立人上疑脫仁者

二字不則而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

禁絕末游而廢之顧炎武云家語作置六關注謂

惠棟云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荅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為置猶

以亂為治徂為存故為今曩為曩苦為快臭為香

藏為去郭璞所謂詰訓義有反覆通美惡不嫌同

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末游而廢之周禮建國

有門關關安可廢况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

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爾雅

亦以廢為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

也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廢六關廢猶置也廢

與下文相對衡案禁無足謂之廢禁廢固有置義

故置而不用置而不去皆曰廢然古未有為建置

之義者魯國之關蓋不止六六關舉文仲所廢耳塞

其稅陽關之屬乃其所不廢非旋廢旋復也家語王

必訓去論語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也妾

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

謂居蔡山節藻梳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

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

左傳卷八

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柒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柒盛、共祭祀、顧炎武云、即以僖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諤、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衡案、僖公之薨、以文公元年二月日食推之、其為十一月、審矣、至此

年十二月、為二十六日、則十一月巳大祥矣、經傳皆書冬、不言月、然據傳禮也、之文、其十二月納幣明矣、顧云喪制未終、遂駁傳文、何也、如除凶之即位、則杜所持謬論、今置而不辨、始也、孝禮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為赴、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自上而墮、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顧炎武云、如杜解、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冬、公如

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散無異是以在眾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

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阮元云石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交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王念孫云按勘記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周案而半途廢之也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予以采蘩

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

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

小善衡案孟明子桑皆名臣恐不可言小善蓋蘩之為物至微至薄以喻能舉卑少也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

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

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

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衡案翼毛傳訓故是也秋

雨蚤蝨于宋隊而死也蚤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衡案

隊而死釋經雨字蓋蚤死而隊見之如雨故曰雨蚤但隊時未知其死至地始知之故云隊而死也

左氏之文一字不苟如此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

江在雨蚤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蚤下冬晉以

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

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

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

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

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

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

者菁菁菁者菁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

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耐姑故稱夫人衡案經曰必言風姓林注作成風正義亦云以成風本是莊公之妾疑杜注舊本亦作成風今本誤耳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也衡案昏禮成於使卿迎之明其信也而今使賤者逆之是棄信也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
 福祿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邠新
 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
 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
 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
 不告故不書衡案矜矛柄又莊敬也其訓憐者當
 從今本姑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
 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

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
 皆謀也正義徧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
 文本自略也衡案據正義詩云二字當定
 為衍文但相傳已久姑依今本君子引此詩亦斷
 章取義言夏商之君政不得其道暴虐自肆殘伐
 四方是以四方諸侯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
 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
 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
 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
 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
 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
 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

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

也。惠棟云：說文引，鏞从金氣聲，云怒戰也。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

報功宴樂。倅頤煊云：覺大也。孝經有覺德行，鄭注

高大也。以覺報宴，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大報宴以酬其功。故下文云：其敢干大禮以取戾。今

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

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

也。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來含，贈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珠玉曰含，含

口實，車馬曰贈。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

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

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郟，入例在十五年。秋，楚

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

傳，與僖公六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贈之，明母以子

貴，故曰禮。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六

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

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臧文仲聞

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

無援哀哉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

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陸祭云文十八年傳注庭堅即臯陶字孔疏謂

本於鄭玄論語注今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臯陶則臧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

耳羅泌曰六臯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預說誤矣今案焦贛易林云危降庭堅為陶叔後封於蓼

六福履緩厚然則庭堅者乃臯陶之子若孫耳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蓋二國皆臯陶

之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故文仲得並舉之也顧炎武云德之不建言二國之

君不能自強於為善民之無援晉陽處父聘于衛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

大夫正義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陸祭云案晉語亦云舍於逆旅甯嬴氏則非大

夫明矣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

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

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

之周書正義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陸祭云漸書作潛沈潛者沈深而潛退非退弱

也段玉裁云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即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漸與左氏合衡案古書引

洪範皆云商書據史記武王不敢臣箕子雖因其之朝鮮而封之仍是商人故稱其所著曰商書又

不改惟十有三祀之文皆美其志也杜云今謂之周書則今文尚書既作周書蓋伏生以其為武王

所說改為周書耳古說為長沈漸是高明之反謂其氣沈伏不亢爽夫子壹之其不

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衡案

浮華而無實德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

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

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

中軍帥也、曰、季、齊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

孫惠棟云、世本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衡案、據世本、當作季友、曾孫、注脫曾字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冬、十

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

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

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

也、奔例在宣十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

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

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

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

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

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

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温往

年聘衛過温今始至衡案必言温者終甯嬴之言也改蒐于董易

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

亭馬宗璉云司馬彪郡國志河東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劉昭引左傳改蒐於董董澤之蒲以注

之璉案鄆元涑水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蒐於董即斯澤也是鄆元與

司馬彪劉昭同皆以董澤與蒐於董為一地也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

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

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

盾諡制事典典常也衡案典法也每事有法式正法罪輕重當

辟獄刑辟猶理也陸案云辟法也以法斷治之阮元云本或作辟刑獄石經宋本

董逋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辟獄刑考文提要同與正義合釋文作辟獄是亦獄字在上也董逋

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滂治

理滂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脩廢官出

滂淹拔賢能也正義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治舊滂者國之舊

政治改正之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

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

在五人正義晉語宋公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共

敬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是以公族從文公也衡案僖二十三年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

魏武子司空季子賈佗後出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從重耳故不在五人之數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

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秦伯任好卒任好秦
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
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
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
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論之法而况
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
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
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
牧民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陸粲云謂

樹立其風化聲教也如杜說則惟樹聲耳故孔疏亦微譏其誤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王念孫云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慎少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曰儀幹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幹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其義一也

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

之常職衡案委屬也秩祿也道之以禮則唐石經

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使母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

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

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王秋季文

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季孫行

父也聞晉侯疾故陸粲云語稱季文子三思而後

以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過求

何害所謂文子三思衡案豫凶事非禮也文子所

行若能三思必無此過故仲尼斷之曰八月乙亥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

恐有難顧炎武云謂連年有趙孟曰立公子雍趙

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

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

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正義服虔作紓

說文抒挹也不得為除當從服虔本作紓紓緩也

解也焦循云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

注云抒澌也易井澌不食荀爽曰澌去穢濁清潔

之義意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澌者浚治泥濁也

謀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鬪敦於菟為令尹自
 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
 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
 虔作紓緩也紓紓古通借耳紓之為除亦猶紓之
 為徐衡案斟而損之曰挹出米於曰曰紓紓挹義
 通故說文云紓挹也杜訓紓為除亦取紓出之義
 意本可通但依服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
 本作紓義似長 子辰嬴辟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
 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
 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
 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
 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偃姑偃姓之女生襄公

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
 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
 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
 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
 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
 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
 惠棟云世本云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為之後
 薦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子燮燮生宣叔
 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
 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為御
 龍氏注云劉累也又云在周為唐杜氏汲郡古文
 曰宣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杜伯之子隰
 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輿即士為也士為生士穀士
 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

盟為范氏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耳讀為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棟案焦氏讀土為土訓為杜其言亦卓嚴杰云晉語訾祐曰隄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韋昭曰理土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土師是范氏先以官為氏以土為土恐未然也存考衡案嚴詭是也土杜之假借不可取以為賈季亦使姓但惠說可悅足以惑人故舉而正之

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郟晉地馬宗璉云郡國志河

東垣縣有郟亭襄二十三年傳成郟郟是時齊侯伐晉入孟門登大行是郟郟乃晉河內適河東之隘道公子樂來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

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

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

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

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

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帑

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

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

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

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

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言己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

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己是

益仇中井積德云仇賈季也言殺帑雖損我之怨而賈季之仇我則益深衡案下文云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阮元云隋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衡案下句云事以厚生則事謂農事此句作作事謂民自作之序事謂上為次序之杜云命事是為次序之則其本亦作序事今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本作作事轉寫之誤耳

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邾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邾邾魯邑下縣南有邾城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衡案秦以好意來而晉潛師敗之罪在晉故書晉人凡不可戰而戰書戰以罪之桓十年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我有辭也。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遂興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郎之戰，齊衛鄭有罪，宋之戰，宋有罪。皆書曰：戰是皆陳曰戰之外，別有此例。此役晉既背秦約，又潛師夜起，以敗其兵，故書戰以罪之。而杜仍據皆陳曰戰之例以解之，非經傳之意也。

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

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

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衡案：徐小而在夷，

荆耳，非以公孫敖如昔泄盟。衡案：徐小而在夷，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

小，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

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暉之祀，

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

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日夷子樂

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矐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

為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華御

事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

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

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繫滋者，以本枝蔭

麻之多。陸祭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

衡案：博雅：藟，藤也。唐書：方技傳：善撫服常

春藤使白髮還鬢常春藤者千載藟也詩樛木葛藟纍之王風綿綿葛藟鄭箋皆云葛也藟也陸璣草木疏云藟一名巨苾似燕蕒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亦可食是葛藟分明二草之名杜訓藟為累非也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

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衡案德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

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

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

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印昭公弟衡案印蓋陰贊

除羣公子之謀故樂豫讓司馬以悅公及印之心也八年襄夫人殺印傳云昭公之黨也是其證

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

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衡案殺者衆不可

故書宋人總之非名不可知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

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

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

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

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

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

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畏國人以大義

來偃己顧炎武云畏穆嬴之逼也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

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

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

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

猶在職董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

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

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

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

早食於寢蓐也衛案議定而未發恐先蔑違之也

日秦人知其謀或因先蔑納雍勝敗未可知及董

陰則秦人既近先蔑雖異議不憂其謀之漏洩故

始宣言不受秦宣子之謀事固周密而左氏記之

直寫其肺肝矣秣馬亦夜秣之不言夜者下言蓐

食可知也盾恐秦人知其謀故及董陰之夜即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所以勝也

王引之不知兵機訓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

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

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顧炎武云水經注引關駟曰

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潔地即刳首山對

靈足谷當倚口刳字作郭玉篇郭口孤切秦地在

河南當是河東之誤，衡案河東無秦地，刳首亦是晉地，玉篇作秦地，誤耳。先蔑之使也

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攝御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衡案猶言為人去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

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此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二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

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此

傳還自釋凡例之意衛案其國謂後至之國敵勉也疾也言魯侯後期不書所

會諸侯為魯侯辟不勉疾於事之過也諸侯後期沒其國不書為後期諸侯辟不勉疾於事之過也

杜注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聲己生惠

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

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

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

援穆伯如許泣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

鄆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

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

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

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

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

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

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

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

以示懷柔安也衛案懷來也使之來歸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

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

休衛案戒飭之以行休美之事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

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衡案夏書止此下乃

書者并采之又顛倒其文入之大禹謨中孔穎達依偽書以釋之非也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

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

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

生民之命之衡案義宜也得三事所宜而行無禮不

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

猶歸也盍使時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

歸鄭衛田張本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

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乙

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

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解其國患故稱公子以

貴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

命而出自外行冬螽無傳為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

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

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

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

田皆見元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

之竟公塔池晉君女塔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
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正義劉炫云服虔以為致之于鄭陸祭云據傳文
似是致之於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
歸衛杜注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此云今
并還衛立文不明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劉炫從服
虔說以為致之於鄭也更詳之劉用熙曰公塔池
者楚地名有公塔谿見定五年此人蓋因地為氏
非晉君塔也未知是否傳遜云其時止有公子公
孫何嘗有公塔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塔池質
于鄭趙穿亦公塔何穿不稱而池獨稱乎傳以申
與虎牢皆鄭地言申虎牢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
鄭衡案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承七年卻
缺之言也卻缺不言鄭田然趙盾感盍使睦者歌
吾子之言并還侵地於鄭故傳變文云且復致申
與虎牢二邑大都以名通者故不繫之於鄭傳意
甚明無可疑者公塔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
劉傳以為氏是也

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為公孫敖如周
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
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陽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
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
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不
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
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
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
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
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
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
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
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
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
之勲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衛案
從亡
多矣獨舉狐趙者以其所贊成多耳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
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

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為亂為明年殺先

克張本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
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
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
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
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
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
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九月癸酉地

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冬楚子使椒來聘

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

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衡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亦不稱夫人則公與夫人同序例不稱夫人非從來者辭也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

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毛伯衛來求

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

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

鄭父士穀崩得梁益耳崩得不書皆非卿正義傳

士穀經士穀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衡案五人同謀而踰月殺士穀等者始未覺其與謀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范山楚大夫衡案志不在懷諸侯也楚子師于狼淵以

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

陂囚公子堅公子危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

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

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

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

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

莊傳輯釋 卷八

三十五

放此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衡案，圭璧傳自先君，凡聘享，束帛加璧，今執之傲，故言傲其先君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

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斂，故書曰夏。秦伐晉，不稱將帥，告辭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弑君，故書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冬狄侵

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

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秦伯伐晉，取北徵，則北徵晉國內地，非與秦接壤之地，故杜不言。

初，楚范巫彘似，彘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

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汭，漢沂江將入郢，汭，順流。

汭，逆流。王在渚宮。小洲曰渚。馬宗璉云：水經江城南，鄴元曰：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官矣。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不書，非卿。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衡案誘誦呼也不待楚誦呼而降遂道以田孟所云先為之弱也不能無能為也諸孟諸宋大數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

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

右司馬一人當中央正義宋公為右孟無畏為左司馬而誅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

慎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

子逃歸

為明年楚子伐麋傳惠棟云麋亦作麇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

宏之荆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於錫穴釋例云麇在當陽衡案十一年傳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十六年傳麇人率百濮聚于選濮見牧誓注云在江漢之南以二文言之麇應在楚西南當陽近江陵江陵楚東境近揚州當陽又在楚西南當陽近與麇風馬牛不相及釋例非也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討前年逃厥貉會夏叔仲

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彭生叔仲惠伯卻缺冀缺或作叔仲彭生叔又作對本元云石經宋本無仲字案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石經宋本岳本篋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卻成于承匡之歲也是也惠棟云圈稱云襄邑本襄陵承匡鄉也

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秋曹伯

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

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成

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麋地潘崇復伐麋

至于錫穴錫穴麋地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歷反阮元云石經岳本纂圖本錫

作錫與釋文合按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又曰錫本或作錫星歷反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文亦作錫字為當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

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

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鄭瞞侵齊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搯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

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顧炎武云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穀甥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衡案之與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注云保介車右也將若不死當首賞之而彫班獨受賞明駟乘之中彫班獨存故杜訓之為與謂三子皆死是也顧讀之如字以二子為皇父之子檢上下文不見

皇父之子與此役之事傳何以獨記其死也至言
三大夫亦有賞特以彤門之名追錄班受賞之由
餘不及載直取之胷臆不復辨也宋公於是以門賞彤

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王引之云城門與關皆引之云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食者城

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
貨賄鄭注云正讀為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
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塵是門與關異司關

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
傳言以門賞班而不及關下文又云謂之彤門
則為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為關門是直不知

天子與關之有別矣衡案門乃郭內有市故其門有稅
自內出者征於門自外入者征於關市則有征有
廛司關所云聯門市是也王以門為城門蓋亦謂
郭門然措辭之間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

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

六年陸榮云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二
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

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
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
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
為襄公蓋傳寫之譌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鄭

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

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仲季相次榮如以
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

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

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

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

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顧炎武云傳云亡者特其國亡耳杜以後

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豈可以此
 滿五尺其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
 論邪衡案鄭麟兄弟身軀長大其勇力蓋亦殊絕
 於一時恃此以暴橫於諸夏終亡其國故傳歷序
 其死至此乃言鄭麟由是遂亡其意蓋明力之不
 足恃不止記其異也杜以傳為專記異又見上文
 歷舉其死而以鄭麟由是遂亡結之以為種絕顧
 駁之是也然言杜以後世無長人為種絕則亦非
 杜意也
 也 邾大夫鍾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邾邑
 衡案其意安處於夫鍾也 國人弗徇徇順也為明年邾伯來奔
 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
 禮迎之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二月庚子子叔姬
 卒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冬十有二月戊午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
 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
 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昔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也以
 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
 故大子以夫鍾與邾邾邾來奔邾邾亦邑惠士奇云服虔以邾
 邾為邾邾邾之家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
 奔也然則邾邾不從邑王引之云寶圭之說是也邾

大子以邾邾來奔、猶昔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
 邾為伯爵、當執躬圭、圭為邾國之寶、故謂之曰邾
 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若以圭為
 邾之邑名、則夫鍾亦稱成周之寶、何獨於圭而曰邾乎
 且邾大子所挾之邑、則為邾邑、可知、又漆間邱來
 奔、昭之五年、昔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三十
 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為邾漆、邾濫、昔年婁
 也、以是言之、邾邾必非邑名、說文邾、隴西上邽也
 而、不云邾邾、是左傳古本無作邾邾者、左傳舊解
 亦無訓為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
 傳寫者、遂加邑作邾、於是邾圭之為寶玉、莫有能
 知之矣、**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
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
 復見其竊邑之罪、顧炎武云、劉原父曰、此邾大子
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
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以去年卒、大子今即位、而

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真邾伯矣、以其
 日淺、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出奔也、
 衡案、邾邾服虔以為邾國之圭、是也、侏儒為大子、
 君卒當立、而國人別立君、不得已、以其所居之夫
 鍾與邾國之命、圭來奔、魯侯憫其意、而利其地、又
 取其執命圭、以諸侯逆之、然侏儒實大子、非諸侯
 故傳明斷之、曰非禮也、然後繼之、曰故書曰邾伯
 來奔、是春秋書邾伯、貶魯侯以諸侯逆之、以示過
 舉、一出千載、不可得而改之、義言各有所當、非言魯
 侯以諸侯逆之、慢然書曰邾伯也、後儒深刻、不通
 禮、其棄左氏、而說春秋、率求之一端、**杞桓公來朝**
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姊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
 而卒、衡案、未歸本或作未、**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
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

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敖曾
 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
 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
 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
 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
 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
 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
 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
 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

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

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中井積德云圭

璋皆先君相傳之器故稱先君之弊器衛案使臣所執乃篆圭非命圭然亦傳自先君故可稱先君之弊器履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

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秦為令狐之役故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

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卻

缺將上軍代箕鄭史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

欒枝子代先蔑晉甲佐之晉臣子代先都范無恤

御戎代步昭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
 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
 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趙盾
 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
 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
 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焦循云在察也故云涉知
 衡案謂其意不在軍事言
 不以勝敗為意也九年傳晉君少不在諸侯叛服故云北方
 可圖也亦謂晉君之意不在諸侯叛服故云北方
 涉知諸侯恐不可通可圖也若解晉君未嘗
 涉知諸侯恐不可通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
 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惠棟
 云服

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詩云是
 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暫往而退此釋
 肆也非釋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
 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
 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
 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倍
 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卻缺為卿不在軍帥之
 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
 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

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

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

日請相見也愁缺也釋文愁魚覲反方言云傷也

貌今人猶謂缺為愁也沈氏史駢曰使者目動而

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

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

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晉甲傳秦師夜遁

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郟書時也

左傳輯釋卷八終

彥根

澁谷啓子發成瀨篁伯功

校字

